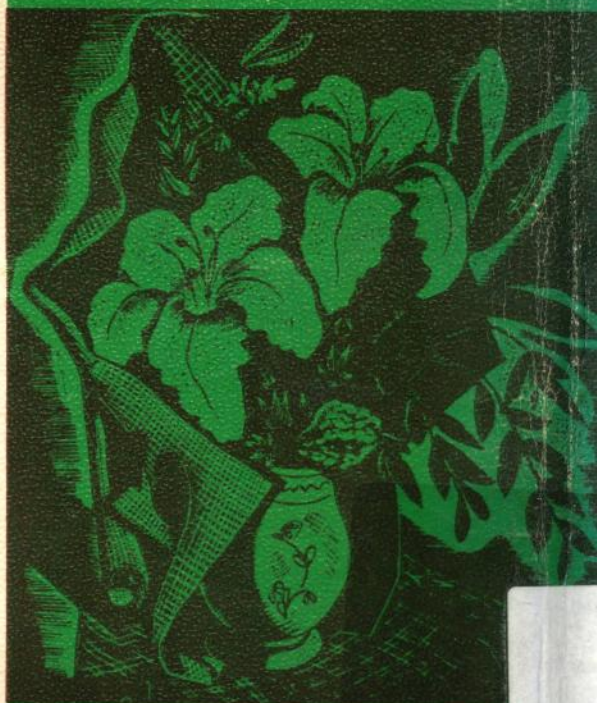




得与失

馬漢著



今天出版企業公司

今天文叢 2

今天出版企業公司出版

得與失

馬漢著

再版贅言

香港明報月刊的總編輯胡菊人先生在他的大著「坐井集」再版序文的開頭這麼寫道：「這部小書，居然有再版的機會，而且出版者王敬義兄還告訴我，這本書是『暢銷書』，既曰『暢銷』，銷了多少部呢？不多不少，是一千七百部。」

此刻，當我正在執筆寫這篇「再版贅言」時，上面這段文字，立刻浮現在我的腦海中。因為我這本「得與失」，也想不到在出版後的兩個月內「居然有再版的機會」；更有趣的是：初版只不過印了二千本，除掉一小部份送與朋友評正以及一些無可避免的破損之外，大約也是銷掉了一千七百本左右。當然，如果從「廣告術」的角度看來，我似乎應該把這個數目字隱瞞起來，或者不負責任地說初版印了數千本。但是，我不想這麼做，因為大家都知道在此時此地出版文藝書而不必弄得焦頭爛額，已經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了！

一本著作出版之後，能夠有再版的機會，對作者來說，固然是一種鼓勵；「得與失」今天能夠獲得再版的機會，除了對我本人是一種鼓勵以外，我以為另外還有一層意義

，那就是可以告訴寫作朋友以及搞出版工作的人士一個事實：文藝書刊已經漸漸受到讀者的喜愛與支持了。大家如果能夠在提高素質之外，再在推介與發行方面下些工夫，那麼，文藝書刊的出版事業，是將會有很好的前景的！

「得與失」出版之後，承蒙幾位文友撰文介紹，又蒙各報刊編輯先生們幫忙發表出版消息或刊登評介文字。對於這些隆情厚誼，我個人是非常感激的。不過，我也想藉此機會指出：朋友們或素昧平生的文友們，報刊編輯之所以這麼做，不僅是由於愛護我本人，更因為他們愛護與支持馬華文壇及文藝書刊的出版事業。今後，假如大家都繼續這樣愛護、支持與協助本地文藝書刊的出版事業，那麼，本地文藝書刊的出版事業，一定能獲得有利的發展。

趁着「得與失」再版的機會，讓我對所有愛護、鼓勵、協助我的師友們和讀者們致萬二分的謝意。並且希望大家今後能同心合力來為馬華文壇栽種些花草樹木，也為文藝書刊的出版事業來盡些力量，以期獲得更理想，更美好的收穫！

馬漢謹誌於一九七五年四月廿日

目錄

過江泥菩薩

快樂誕辰

裁員聲中

文明相親

失

打獵

橫財

老人

故人

一家

意外

美術家

得與失

特效藥

哥哥買了新車

104 94 87 81 75 69 63 51 44 36 31 23 17 12 1

過江泥菩薩

(一)

我在三年前曾經在張鐵口那裏請他給我來個終生簡批，他老人家便批出我三十九歲那年流年不利，不過幸而大運助身，只有小驚而無大險，而且似乎還有些偏財可得。那年，我虛齡三十七歲，所以今年，一踏入辛亥年，我便是三十九歲了。

人說：「最好不要算命，因為說好決不準確，而說壞則十九靈驗。」我不知道這句話在別人看來，有多少巴仙率，可是，在我來說，却是百分之一百可靠。可不是嗎？我工作的藥材舖在去年底關門大吉，老板還欠了我一個月又十七天的薪水無法償付，店舖就被人貼上了封條，東西都被拍賣官拍完了。我不但無法領到這筆將近二百元的薪水，而且連飯碗也宣告摔破了。

我在十三歲那年被父親送入藥材舖當學徒，半生中共換了三家藥店，總共幹了廿六載。十三歲就進了藥材舖當學徒，自然不會正式唸過多少年書，更何況其間隔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時期，我隨着家人逃難到山芭裡，整天在田芭裡操作，更是無緣讀書。雖然剛作學徒的時候，被老闆責備幾句說：「西瓜大的字，懂不了一担，又如何看懂藥方呢？」所以便到夜學裡，自小四唸起，也唸了三年夜學，但是，那時候已經是青春期，又整天和一般同學打女同學主意，也學不了幾個方塊字。不過，既然在藥店裡摸索了廿六載，也不祇能看懂藥方，而可說得上粗通文事了。二十一歲那年，曾一度發憤，想當個懸壺濟世的中醫師，所以看了一二十本草本，中醫師手冊，民間驗方之類的藥書，加上當藥僮鎮日看藥方摸藥草的經驗，也曾經醫過幾個傷風感冒的病人；只是有一次，隔壁的王大嫂

，坐產期間患病，她家姑請了我去診治。我翻翻民間驗方一查，有一張方可以用得上，其中有麻黃一樣，我再翻開「中藥大辭典」，查到「麻黃」條上，只見上面說：「麻黃不可輕用」，我想：既然不可輕用，則必是用重一些，便大着胆子用了一兩；誰知道王大嫂吃了我開的藥方，竟然下了地獄的血污池去當冤死鬼了。雖然我也不知道是否由於那張偏方而致命，但是，她家姑却一口咬定是吃了我的藥後便惡化，不久便撒手西歸的！雖然我不必因此而吃上官司，可是，要不是我一見她來勢汹汹，而抽身便溜，說不定要被她身後跟來的兒子賞予老拳；自然，我因此而迫得離開該地，另找藥舖掛單；也因此使我失去信心，再也不敢亂當醫師，胡開藥方了。

讀者小姐先生們，請不要誤以為我在寫自傳。上面這些雖僅是我的履歷，但是，却和我這篇故事大有關連；請稍安勿躁，繼續看下去便知分明。

話說失業以後，要不是老婆替人家做家庭工，則我一家三口，恐怕只好去寄和尙了。我失業後，當然東託朋友，西找親戚，勞駕他們替我找一份職業。可是，在這人浮於世的社會中，要找一份工作，真是談何容易啊！何況我一無文憑，二無靠山，三則學無專長，所以一連失業了一個月又廿七天，仍舊毫無眉目。

後來，我又到賽諸葛那兒，化他五毛錢起一個卦，却也顯示出我的前程大有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之象。可是，「山窮水盡疑無路」雖然是鐵一般的事實，但是，究竟到什麼時候才能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呢？唉！

所謂「無巧不成書」；我在賽諸葛那兒起卦之後的第三天，便在咖啡店裏遇到歪頭周

歪頭周是我二十三、四年前唸夜學時期的同窗，也就是那夥專門戲弄女教師和女同學的無賴中的一員。這傢伙比我小三歲，今年三十六歲。生得粗肥壯大，但是却好吃懶做。他大半生中幹過無數行業，包括鐵匠、木工、建築散工、膠工等等，也當過私會黨徒，曾涉

及械鬥而嘗過三度鐵窗風味。最後的職業是貨車跟車，却因為被老闆懷疑私帶黑貨而停了頭路，這陣子也和我一樣，當了量地官，他也和我一樣幸運，有一個賣蕃薯糖水的老婆，和一個十七歲的女兒在當車衣女工，替他挑負起一家七口的重担，所以倒也悠哉悠哉地，整日在咖啡店裏高談闊論，活像個言論家！

我們這對難兄難弟一碰了頭，在同病相憐的情況下，自然而然地談到了職業上的話題來了。

「怎樣？」他問道：「照舊當量地官嗎？」

「還不是和你一樣？」我說：「想替別人賣命，無奈沒有人賞識啊！」

「你都會讀書寫字啊，為什麼還是沒有人要你呢？我可不同，瞎眼牛，腹肚內全是草，無料，當然沒人要囉！」

「那裏，那裏，」我說：「人家大學生，讀了十六七年書，還在量馬車路啊！我這種貨色，重不能重，輕不能輕，更不用想了！你就不同了，粗肥壯大，當個估俚總該可以吧！」

「幹！」歪頭周吐了一口口水，說：「令伯這次可不再替人做牛做馬了；令伯要做易做易賺的事！」

「易賺易做的事？」我漫然應道：「打搶？綁票？走私？拐帶少女？」

「你想令伯不敢做嗎？」他白了我一眼，擺出一副英勇的架勢來，拍拍胸說：「憑着令伯這條命，哼！哼！」

我一時也不知用什麼話來討好他，只是隨口應道：「那就要看你的囉！」

停了一會，他忽然打量起我來，說：

「你不是懂得藥嗎？為什麼不去當個江湖醫生？我聽人講，石叻坡有個在藥店裏倒過痰盂的，現在可是什麼醫師了。汽車洋房不算，查某都有三四個！」

「無那種命。」我說。隨即，一個奇怪的念頭忽然閃進我的腦中，我急聲問道：

「歪頭，你不是吃過『夜粥』嗎？」

「是啊！」他說：「我從小就在黃飛鴻的師孫那兒學過拳頭；後來又學過譚腿；最近我又學過空手道，還跟過一個日本來的台灣仔學過氣功！」

「能夠像王羽那樣，用手劈開磚頭嗎？」

「幹！」他又白了我一眼，說：「劈磚頭有什麼奇？令伯能劈椰，能劈甘蔗，還能夠用頸頂彎至少二枝鐵枝呢！——幹！你問這些做什麼鳥？」

我故作神秘地眨眨眼，我想眼中必定閃過狡獪的亮光；我向他招招手，請他附耳過來，然後，在他耳際，說出了我的計策。

他聽了，大力拍着我的肩頭，痛得我咬緊牙關。他說：

「×令母！還是你們這些識字的會出主意！我這個瞎眼牛可就想不到這鬼主意哩！好吧，我們就幹一幹吧——不過，我可不會寫字唸詩，更不會按脈開藥方啊！」

「這個你別管，一切有我！」我拍拍胸，蠻有把握地說。

於是，我們再叫了兩盃咖啡，一包香煙，便在咖啡店的一隅，商議起大事來了。

(三)

過了半個月，在郊外，一條羊腸小徑的盡頭，一間矮小的亞答厝裡，樹起「周將軍府」的橫匾來。乩童是歪頭周，而我呢？則是「周將軍府」中的不管部長。在私底下，我是歪頭周的軍師，但在人前，特別是當周將軍降童的時候，我是廟中的主持，也是神與善信之間的通譯。周將軍是何許人也？說來各位一定很熟悉，他老人家是三國名將關羽關公的手下一員大將，這麼說，各位便知道，他是——周倉將軍了。

原來在半個月前，我和歪頭周在咖啡店中商議的密事，便是邀他合夥，開一間神廟。神廟當然有很多種類，香火旺盛的，自然有壯觀的廟宇；我們草創伊始，一切從簡，就像

做小本生意似的，我們用十三塊錢一個月的代價，租了一間曾有人在裡頭吊過頸的空亞答厝來當神廟；既然「西遊記」和「封神榜」的人物都做起神明來了，又爲何獨薄「三國演義」呢？劉關張三公，我們懾於他們的忠義凜然，不敢冒犯了諸葛孔明，則向來被認爲是擺算命攤子的招牌，也沒聽說過他老人家除了當軍師之外，還兼任神明的。但是，三國裡頭的二號人物，像周倉，像趙子龍，我想該可以當當神明的。既然歪頭姓周，就借用他本家叔叔周倉的大名吧；若是周倉真的顯靈，想必也能原宥他而多隆他一下吧！

我們兩人共籌到了三幾百塊錢，請人照着繪像小說本的三國演義上的周倉，塑了一尊周將軍神像，買了一個大香爐，請工匠搭了一個大神龕和神檯，又請廣告社寫了一個大牌。另外，又請了當地幾個頭人來當頭家、爐主和理事；再請記者先生發佈了一則新聞，周將軍府便宣告開光了。

話說開光那天，神廟裡生意——啊，不對，是香火，香火倒相當鼎盛。除了我的幾個老友記和歪頭周的一班豬朋狗友之外，還有那幾個當爐主、頭家和理事的頭人；此外，便是一批聞風而來的善信了；說到善信，可是複雜了，其中有少奶奶，千金小姐，小家碧玉，蓬門小鳳；有小頭家，各種工友，還有三兩個在學校教書的教書先生……真是「人材濟濟」了！——雖然這句成語可能用錯了，可是除了這句話以外，似乎也找不到一句形容各種人材都有好話。至於「三教九流」，則有些兒不敬了！

歪頭周和我當然忙的汗流浹背了。雖然我的獨生兒子和歪頭周的五個兒女——除了大女兒和老婆之外，他可說闔第光臨了，都前來幫手，可是畢竟是小孩子，理不了正事，而歪頭周既是童身，當然不能妄動；所以幾乎大小事件，全由我這個「通譯官」包辦了。

歪頭周光着膀子，下身穿了一條綢質藍長褲。開光的時辰一到，我便用已經嘶啞的嗓子請大家圍站到廟前，讓出一個地方給周將軍降童。然後，在香煙嫋嫋中，歪頭周那個唸五年級的大兒子便敲起冬冬的鼓聲來了。於是，正角兒登場了。只見周將軍（當然是歪頭周，此刻則已是周將軍降童附身了，故稱周將軍，下同。）先是站穩馬步，像寒熱病發作

那樣的，全身顫抖着肥肉抖抖，揮汗如雨。然後，周將軍舉起大刀，既用黃飛鴻的拳，又加上了譚腿地舞了起來。舞了一會，我的獨生子便按照事先囑咐的步驟，送上了幾塊磚頭和兩粒椰子和三條甘蔗，周將軍便大顯神威，連用空手道另外輕功，連劈兩個椰子，三塊磚頭，外加一枝甘蔗。登時令全場的善信，大聲讚好。周將軍馬威下畢，便正式視事，接受善信求財治病問事了。

說到周將軍回答一切諮詢的方法，也是揉合了各家神明的特點。我們是在一架特製的木架上，綁上了一枝粗粗的原子毛筆，由周將軍手掣住。當善信問了一聲，周將軍便揮起木架，在麻雀紙上寫下回答。譬如說，記得那天有個家庭主婦來問她的金鍊不見了，請誰指示誰人偷去。周將軍則在紙上寫下「林局小亥」四個字來。別人固然不知說的是啥些神話，使得偏勞我這個通譯官來辦解了，於是，我便說：「鄰居小孩」。那主婦再問：「金鍊可還在嗎？」周將軍便寫道：「兩斤便麥」，善信更是不知所云，於是，通譯官便辦解說：「已經變賣了！」後來，據說那位主婦，真的查出金鍊被房東太太的令郎偷竊了去，又以十二塊錢賣給了一個貪心的女教師，後來三位當事人幾乎鬧到法庭，也幾乎大演鐵公雞，最後金鍊是找回來了；那三位家庭主婦當然免不了帶了三牲來答謝。雖然那副三牲，我們（周將軍和通譯官）只能享受一下視覺和嗅覺的快感，又得眼巴巴地看着她又帶了回去，可是，此事經過好事之徒言傳與渲染之後，倒是替我們吸引了不少善信，不但使我們賣出了不少金銀紙和香燭，也有一筆相當的香油入息。

爲了適應環境，迎合一般善信心理，周將軍每逢馬票期照例寫了四個彎彎曲曲難於辨認的阿刺伯數字，貼在廟前，任人去辨認，任人去購買萬字票，最妙的是在開光的第十三天，周將軍寫了四個彎彎曲曲，又像3638，又像8688的「真字」，第二天，怡保跑馬，3638居然開了頭獎。聽說由於周將軍府新開光，幾乎鄰近的居民都有下注，各人由二角半至數十元，都中了個不亦樂乎，真是見者有份，開彩之後，那些中了偏財的善信們，都前來還願。我於是便向頭人提議，由各人樂捐一些錢，請戲班來演他三兩天大戲

。居然捐了將近二千元，請了一班閩劇團來作三晚演出。第一晚演「劉全進瓜菓」，第二晚演「陳世美不認妻」，第三晚更精彩，是從銀幕搬上舞台，那是「龍門金劍」。而且在大戲開演之前，照例唱四十五分鐘流行歌曲。一時之間，什麼「負心的人」，「偷心的人」，「把愛情還給我」，「誰偷去了我的心」……唱得十分熱鬧。歪頭周下童之後，也到戲台前巡視一番，他那雙鼠眼，直在穿迷你裙的戲子和年輕女觀眾的大腿上照射着，一副賊溜溜的樣子，要不是我跟在身邊再三提醒他，他可能會像往日那般般的去向她們吹口哨和用油腔滑詞戲弄她們呢？

事後，提出出真字這件「神跡」，歪頭周和我也似乎懷疑，莫非周倉大將軍果真是顯了靈，要不他那來的神來之筆，寫出了個真字。我們除了替自己沒有下注而感到不值（當然，歪頭周照例大幹了一番，但不知是幹罵周將軍還是他自己）以外，還決定今後每出一個真字，必定也買他十塊八塊，說不定周將軍再度顯靈，那時，我們便不必再吃這碗神明飯了也！

自從周將軍府開光以來，已經有兩樁「神蹟」出現了。一件是開光那日，指出那位失去金鍊的主婦為「鄰居小孩」所偷竊；另一件當然是出正真字這件大事了。這麼一來，周將軍的神名，真是威震遐邇，不但鄰近有人前來進香，連南至星洲，北至板榔嶼，都有一些善信慕名而來進香，求財問事，並祈求保佑。

前來進香的善信，現在更加「人材濟濟」了，而且不單是華族，連其他兄弟民族也有人來了。但是，他們幾乎都是爲了求財而來，希望周將軍指示一條財路，出一個真字，讓他們發一筆橫財。接下來，也有幾樁問病和問家宅的。但是，疾病幾乎都是一些連西醫也告束手的疑難雜症，都是屬於神經衰弱一類的精神病，我們偶而也開了一些硃砂、茯神、棗仁、白朮之類的鎮靜安神藥方給他，但是，絕大多數是賜幾道符籙，一兩撮香灰就了事。至於問家宅的，不外是婆媳不和，丈夫有了外遇，夫妻反目之類的事件，我們也常寫下一些「守得雲開見得月」之類的識語給他們，勸告他們忍耐，堅守。

三個月過去了，周將軍府已是一間威震遐邇，香火鼎盛的神廟了。歪頭周的幾個兒女，本來是面黃肌瘦，衣衫襤褸的，現在也居然臉有油光，穿起新衣新袂來了。至於我這位車師兼通譯官，每月的收入，也和法庭裏當通譯的官爺們不相伯仲了。

於是，在夜間，我和歪頭周用齒味下烏狗的當兒，我們也談起了周將軍府的輝煌前途。我們想去查查周將軍的生辰，籌備一下神誕的大事慶祝；也想再找一些更有名望的頭人來當頭家、爐主，再發動一次大規模的捐款運動，蓋一所金壁輝煌的將軍府。總之，我們對於將來，是充滿着樂觀和憧憬的。

(四)

周將軍府開業進入第四個月的時候，有一個不平凡的人闖進我們的生活和事業來了。那是個十七歲的少女，叫做月蓮。月蓮是周將軍府的鄰居，也是一對善男信女的女兒。她的父親是一個鐵匠，生得孔武有力的，却愛杯中物，所以終年沉緬在醉鄉中，把打鐵的所由收入都花在酒杯中。妻子只好給人家當使婆。長女月蓮，和歪頭周的長女年齡髣髴，却由於發育得好，不但長得花容月貌，也稱得上珠圓玉潤。她是一個車衣女工，有時，父親缺幾個喝酒的錢，便使她前來告借；所以也常在周將軍府中出出入入。沒想到周將軍的童身——歪頭周，居然大動凡心，看上了這個與他長女同歲的女孩子；所以，每逢月蓮前來代父親借錢，他不但慷慨解囊，而且還不時找些油詞來與她搭訕；有時也買一兩件飾物或衣料來討好她。對於這件事，我雖然曾想到可能會引起麻煩，但却絕對沒想到會是一件大障礙。我曾幾次對歪頭周說：

「我說歪頭，你千萬不好動人家閨女的念頭啊！要知道你現在身份不同了——是個堂堂的將軍童身了，不能亂搞，免得壞了大事！」

可是，歪頭周却若無其事地說：「這有什麼關係？這是我的私生活啊；難道我做了童

身，便不能有自由，有私生活嗎？」

「可是，這不是自由不自由，私生活不私生活的問題啊！要知道，她父母若不同意，告你一個拐騙少女的罪。那是對周將軍府的名譽有損害的啊！」我說。

「這個你不用擔心。」他胸有成竹地說：「月蓮愛我，我也愛月蓮！任誰也阻止不了我們的愛情！你知道，我從來沒有戀愛過，由於月蓮，我才懂得了什麼是愛情，才有了甜甜蜜蜜的愛情！……」

「夠了！夠了！」我說：「別什麼愛呀情啊，肉麻死了！你必須知道：第一你有妻子兒女，大女兒已經十七歲了，和月蓮同歲！有妻室的人，就沒有再戀愛的權利！第二，月蓮虛齡十七，實足年齡可能才十五歲幾個月。本地法律，十六歲以下少女，婦女憲章有一條說，不論同意或不同意，都足以控以強姦罪名！」

「算了，你別囉囉，」歪頭周厭煩地說：「令伯的事不必你來管！再說，令伯爲了偉大的愛情，願作一切的犧牲！」

我的勸說，就等於放了個屁，一點效用也沒有。

我實在想不通，爲什麼一個十七歲，而又生得那麼漂亮的閨女，會愛上像歪頭周這樣一個三十六歲，有妻子兒女的人，而且是個靠裝神弄鬼混飯的人——我雖然也裝神弄鬼，但是，至少我沒有去勾引人家的閨女啊！

事情終於爆發了。起初，是月蓮的母親三番四次的來廟裡胡鬧，指罵歪頭周勾引她的女兒，說是再不放手，便要報警，並且恫言要來搗亂！——這婆娘，真是兇惡，也真是不好惹。不過，在我作好作歹，推推拉拉之下，總算沒有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！

接着，歪頭周的老婆——那個賣薯糖水的老婆，也向她老公大鬧特鬧。居然：「要是再和月蓮來往，老娘就要拆穿你和長腳串通裝神弄鬼的把戲！」

看來，這事不太妙了。所以，連日來，我一直勸說歪頭周早日踏出是非圈。我說：「男人三妻四妾，原也不算一回事；你老兄要風流，何不到外地去！又何必來留下一條尾巴

呢？」我又說：「爲了月蓮而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，那麼，不但你的家庭毀了，這個好容易才創辦起來的周將軍府，也必定毀在你的手裏！你還是仔細考慮一下！」

接着幾天，歪頭周果然靜了一些，照樣的降童，辦理事情；而且再也看不見月蓮的影子出現了。我想，事情大約已經成了過去。周將軍府的前途，依舊是無可限量的了！

誰知道今天大清早，我還在夢鄉中，歪頭周的老婆便哭嚷着來找我，她說：「那短命鬼和那個臭查某跑了！」接着交給我一張字條，一看，便知道是歪頭周留下來的，只見上面寫着：

「爲了愛情，爲了幸福，我覺定和月蓮跑了。不必找我們，我們會撞造生的生活！」就像平日降童所寫的一樣，有幾個錯別字，但是，意思很明顯：這傢伙不但拋下妻子兒女，而且也拋下這豐功偉業而跑了！

接着，月蓮的父母也來勢汹汹地來廟中興師問罪。在不得要領之下，恫言要去找一些頭人出頭，也恫言要去報警，控告歪頭周拐帶未成年少女。

整個廟裡，一忽兒有人來哭哭啼啼，一忽兒有人來叫叫嚷嚷，又引來了一大批看熱鬧的好事之徒，真弄得我滿頭大汗。

「你們不見了女兒，不見了老公，我完全不管，也不關我的事！要命的是我的搭擋跑了，我的神廟也毀了，這叫我如何是好啊！」我心裡在嘀咕着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一輛豪華型房車在廟前煞住了，走下了一個貴婦人，還有兩個跟班式的婦女。她們一進了廟，便朝向我問道：

「怎麼啦？今天不起童啦？」

「哎，哎，乩童有事，今天暫停。你們有事，可以向周將軍的金身燒燒香，禱告禱告！」我敷衍着說。

「哎，這可怎辦才好？」貴婦急着說：「我老公給狐狸精迷住了，要請周將軍指示一條明路，使他回頭是岸啊！」

「好好，今天先燒香禱告吧，周將軍很靈驗，一樣有效。改天再來問童身也一樣。」我說。

三位婦女聽了，果然到神像前去燒香，並呢呢喃喃地禱告起來了。
我心裡想：「自己丈夫都保不住，周將軍就能替你拉回來嗎？——周將軍的童身都保不了，何況是你的老公！」

我心裡想！我自己又何嘗不是個過江的泥菩薩嗎？

稿於一九七一年六月廿二日黃昏。

快樂誕辰

比平日早了半個鐘頭，廖淑貞在四點正的時候就走進廚房去弄她的晚餐。這個時候；兩歲大的小寶寶正在睡覺，四歲的秀英和五歲的正平也在廳上玩耍，廖淑貞臨入廚房時還特別吩咐那兩個小孩說：「你們兩人乖乖地玩吧，弟弟睡醒了就快來告訴媽媽；媽媽今晚帶你們去看戲！」那兩個小孩聽說帶他們去看戲，便樂得領首稱是，繼續他們的玩意兒。於是，淑貞便放心地走進了廚房。

雖然廚房裏的工作和平日並沒有兩樣，可是廖淑貞此刻却是十分愉快，不像往日那樣悶一進了廚房心中就浮躁起來。

把飯鍋放到火水爐上去了之後，廖淑貞開始切肉洗菜。她一邊在工作，腦中一邊在回味着過往日子裏的事物。

「今天是三月廿三日。」廖淑貞想着：「我自己怎麼竟記不起來了呢？還是志祥的記性好。早上孩子們都還在夢鄉，他在吃早點的當兒，忽然把我叫到餐桌前，低聲問道：『淑貞，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？今天是三月廿三日喲！』」

「我想了好一會，仍舊記不起到底三月廿三日比平日又有什麼特別，所以我反問他說：『三月廿三日，三月廿三日又怎樣？』」

「喲，我的好太太！」志祥叫了起來說：『妳怎麼連妳自己的生日也忘記了呢？』
「經他這麼一說，我才記起了我的生日來。可是，生日又怎樣呢？以前少女時代，逢到我生日那一天，媽媽準會爲我煮一碗冬粉蛋湯，或者下碗甜蛋麵湯說：『阿貞啊，今天逢到你的生日，我下碗甜蛋麵湯給你吃吧！吃了以後，妳將來的日子也會和甜麵湯一般的甜』」